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高建英
◎ 编著

因为幸福在好久以前不小心迷了路，
我只能用记忆叙说曾经有过的感触，
可惜随时间流走变得
有一点模糊，所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怕孤独。

这辈子 就想谈恋爱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校园精典小说选

这辈孑就想谈恋爱

高建英 主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校园经典小说选/高建英主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2005.11
ISBN 7-204-08159-5

I. 校... II. 高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9190 号

封面设计:张娜
责任编辑:乌恩其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高建英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邮编:010010 电话:0471-4972059

三河市长虹印刷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98 字数:1300 千字

ISBN 7-204-08159-5/I·1727

全 14 册 定价:417.68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内容简介

我渐渐支持不住，手脚软了，不听使唤，我被人抓住头皮，向后猛扯，脖子差点没断了，挨一顿耳刮子，打得我耳朵里嗡嗡直响任什么也听不见，迷迷糊糊见吴凤祥过来，对我说话，然后就朝我啐唾沫粘痰，我嫌恶心，可没力气躲，一个鞋底盖过来，眼前就黑了……

后来迷迷糊糊的感觉有人撕扯我得衬衣，还哭着骂：“该死的东西……连个背心也不穿！……”我想睁眼，可是睁不开，骤然间，一阵锥心刺骨的疼痛，袭遍全身，我叫起来，喊得很大声，撕心裂肺，可就是听不见……

1

我家住在洋楼里，洋楼在这不稀罕，这几条街上到处都是洋楼。我们家住的这幢楼，以前属于一个大资本家，一解放，他卷铺盖飞跑了。过去的豪宅就变成了七十二家房客。林天雷说：这就叫‘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’。

我们就是那“百姓家”之一。

因为我爸爸姓林，所以我们哥仨，也都跟着姓林。我上边有俩哥哥，是双胞胎。按林天雷的说法：那叫同卵双胞胎。

林天雷是老大，因为先打雷，之后才下雨，所以，老二就叫林天雨。

好了，家庭成员就介绍到这儿。不用我猜就知道，你肯定得问：“你妈呢？说了半天，你妈妈还没出场了？”真不好意思，我们没妈。

现在说说，我们家成分吧。我老爸，根正苗红，就是一工人。人老实，没本事，我哥说的。身体健康，脾气火爆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就是爱喝口小酒儿。

林天雷，虽然是老大，可他出生却比他弟弟晚了几分钟，所以，林天雨，也就是我二哥，很不服气，也很少尊称他为大哥。满口雷子雷子的叫。林天雷也很瞧不起他弟弟，说他一介武夫，没出息，将来跟老爸一样，也是扛大个儿，卖苦力的命。

林天雷不光看不起老爸和天雨，他瞧不起这楼里所有的人，除了君茹姐。他说：君茹姐姐有追求，跟这楼里的人不一样！他背着沉甸甸的书包，怀里总抱本书，来去匆匆，凡人不理。在家里，他也不跟我们玩，总是呆在个角落里看书，我们的又吵又闹，还成心搅和他，他来回换地方，实在没地方躲了，把书一合，叫道：“别烦我！讨厌！”这句话通常引来一顿臭揍。林天雷身体不好，经常无端被天雨欺负。





这辈子就想谈恋爱

①

林天雨因为出生在先,可排行第二,对这种安排强烈不满。觉得这世界既没道理,又没天理!所以看啥都不顺眼,尤其对林天雷,压根不把他当哥哥看,总是要用武力证明自己才是老大,林天雷只好被迫做他的陪练。久而久之,林天雨竟然在这一领域里,颇有成绩。一上学,就打遍全班无敌手,很快就打出学校,冲向和平区了(我家住在天津市和平区)。派出所他出入平常。我们家也因为替他付医药费,而负债经营。

班主任家访,跟我爸建议说,不如让林天雨参加武术队,也好培养兴趣,发挥特长呀。弄个特长生什么的,升学还能加分呢。就这样,林天雨进了武术队,由于他牙好,胃口就好,身体倍儿棒,吃嘛嘛香,在被林天雷耳濡目染,花招多多,不出几年,便杀入职业队,在市里的武术比赛上,一举夺冠,原本很有希望入选国家队的,但是……都是后话了,以后在说吧。

现在该说说我自己了。至于我?雷也打了,雨也下了,天就该放晴了,于是我就叫林天文。哦!不对,是这个雯,《红楼梦》里,那晴雯的“雯”,林天雷经常给我纠正,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

在家行小,跟我两个哥哥差5岁。在我们这个人口多,底子薄,资源少,极符合国情的家里,讨生活可真是不易呀。从小我就得和两个如狼似虎的哥哥争食,抢到食物,抢到更多的食物,是我最大事业。我的事儿,多着呢,以后慢慢聊。

2

这洋楼里,住着的几户人家中,严家人口最少,只有严振宇一个人,他是回回,生活在汉人堆里的回回,绝对的少数派。据说,他妈妈因为生他难产死的。据说,他爸爸是什么烈士。据说,他哥哥是被雷劈死的。据说,他命硬,是个不祥的人,逮谁克谁。

不过,我哥哥林天雨和君茹的哥哥君苇,都是严振宇的铁哥们,就象英美,瓷实!我另一个哥哥林天雷跟他就象美苏,冷战!

我就象瑞士,永远中立。好象当时的国际形式。

虽然我中立,却不能避免战争。世界就是充满暴力的,在我没有武装之前,经常被林天雨按在床上,踩在脚下,掰开手指,抢走点心。起初我只会哭天抹泪,找爸爸告状,结果总是我吃着点心,看着林天雨挨打。如果爸爸不在,当只剩他和我的时候,我可就惨了……

后来热播《霍元甲》,在慕容蓉家一集不拉的看过一遍,深受启发。从此我要奋发图强,东亚病夫的招牌,被我一脚踢开!

我向爸爸郑重提出:我要练武!去少年宫武术队!爸爸说:女孩家家的,干吗学武术?

我扭身指着正在吃点心的林天雨说:“学会了,我找他报仇。”

林天雨蓦地抬头,翘起下巴,白了我一眼,冲天上喷了一串冷气,一脚踹在我屁股上,我拍拍裤子,当着爸爸我胆子壮的很,便道:“你等着,你怎么欺负我我都记着,等我学会了,我也一样还给你。”

“狼心狗肺。”林天雷指着我要揍。爸爸甩手一个脖流,就把他打倒在椅子上,我很解气的冲他笑。就这么,我也进了武术队。

幼儿园放了学,在家吃的那顿晚饭就是战争。我们哥仨,饭桌上明争暗斗,整个一部三国演义。老爸为维持秩序,定下一条规矩,只有老爸动筷的时候,大家才可以开吃,否则桌上的菜,谁也别想碰。林天雷自诩文明人,用筷子。而林天雨和我则实际的多,人手一勺。围坐桌前,就等老爸发话,吃饭!大家就各显神通。

本人久经沙场,总结出超级吃饭人秘籍,将要决公布出来:第一:千万不可用筷子,要用大勺。第二:头一碗,少盛,第二碗,再盛满。第三……最重要了,技术保密,恕不奉告。

林天雷虽说打架是超级菜鸟,可脑子聪明,学习好,作业本上全是小红花,看得我好不眼红。他为了不让我捣乱,就撕下一页纸,给我支铅笔,他留作业让我写。可我从来没完成过,写几





这 辈 子 就 想 谈 恋 爱

个字就烦了，涂个大花脸，逼着林天雷给我盖小红花，他没有小红花印章，就蘸着红墨水按五个手印，组成一朵花。我心满意足了，跑出去玩。

我不跟女孩玩，她们太刺儿太娇气，男孩不敢跟我玩，怕挨揍。只剩下严振宇和我玩了。他是大人了，我等不及的要长大，所以特别崇拜他。他不爱说话，找个茬儿一忍就是半天。但手不闲着，总摆弄些小玩意。一会儿编个蝈蝈笼子，一会儿网一个扣蚰蚰的铁丝罩，一会儿用冰棍棍儿做个小手枪，一会儿又挝个弹弓送给我。

白天，我们拿根长竹竿上公园，粘老贺，扑蝴蝶。天一擦黑，我摘柳条，采一堆花，脱下上衣兜着，扔出墙外，他早等在那，我翻墙头，他接住我，让我骑在他脖子上，我一手举着粘满老贺的竹竿，一手指缝间夹着好几只花蝴蝶，满载而归。到家以后，我把蝴蝶老贺，用大头针钉在门框上，做成活标本，直到招来苍蝇才不得不扔掉。严振宇把摘来的花柳条编成花环，小的给我，大的让我悄悄给君茹姐姐送去，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许让别人看见。

注释：君茹，也是这楼里的住户，就是让林天雷刮目相看的那个姐姐。

①

君茹独自一人时，我就溜过去，拿小花环给君茹说：“振宇哥哥让我送给你的”。她一眼识破，不接小的，从我脖子上摘走大花环说：“这个才是我的”。她美滋滋摆弄着花朵，可嘴上却说：“真抠儿，一分钱也舍不得花，铁公鸡！”如果她让我带字条的化，还要额外给块儿糖，她也倍儿抠，总给我冰糖，我把字条藏在身后，说：“我要奶油的！”“没有！就这个，爱要不要？”

我说：“好啊！那我就念给全院人听！”她以为我不认字，撇嘴道：“臭样儿！还没上学呢？蒙谁呢？”我站远一点，打开字条，看一眼君茹，看一眼字条。君茹笑道：“念呀！你倒是念呀！”

我扯足嗓门，喊：“严振宇！听着！今晚八点，街西头倒数第二棵海棠树下、、她又怕又恨，咬牙切齿低声骂道：“小坏蛋！小坏蛋！给！给！吃去！小心肉虫子啃你的牙！”抓过一把糖

果全塞给我。我揣起糖果就跑，字条捎给严振宇，把糖藏起来，以后好和别人换东西。

后来，严振宇换了一个小孩传信儿。被我知道了。那天君茹一家在院子里吃晚饭，那个小孩举着一封信和花，直冲着君茹过去，递到她脸上，说：“严振宇给你的”。结果君茹挨了他妈妈一顿臭骂，严振宇好几天没敢回家。一块水果糖，几句吓唬，就让严振宇重新起用我。

可是后来，君茹的回信越来越少，但给的糖可越来越高级，泡泡糖、巧克力、咖啡方糖，还有许多我闻所未闻的小食品。

再到后来，不仅回信没有，就连严振宇送她的东西都原封退回，花也好，信也好，不管什么她都不要。虽然糖果照给，而且一抓就是一把，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鼓囊囊揣着一口袋糖，又把东西拿回来，严振宇咬着嘴唇，什么也不说，把她不要的花给我，她不看的信撕掉。我觉得失职，对他不起，那些糖一个没动，也原封退回给君茹。在后来，严振宇就再也没让我给她送过东西。

那年我该上学了。我特别高兴，挎着空书包满世界跑。开学前夕，我听说，严振宇要去很远的地方当兵。他一直就想参军，只等高中毕业了业就走。赶到我爸值夜班那天，林天雨在我家阳台上为他饯行。林天雷在屋里做功课。

我问他：“你去的那地方好玩吗？”

“不知道”。他抿口酒。“那你们打仗吗？”

“要是有人敢欺负咱们，就该打仗了”。

“你吃口菜呀！我为你亲自下厨”。林天雨拨给他一碗凉拌苦瓜。

严振宇叹气道：“我就要走了！你怎么就不能放我一马！”

林天雨道：“你再想吃这口，还不知等到哪一天呢！”

“你不回来了？我们再也看不见你啦？”我担心的问。

“不会吧”。严振宇说：“除非我出事了”。

“你会出什么事？”我好奇的问。

“君茹姐！”林天雨兴高采烈的招呼道：“稀客呀！请坐！”





这辈子就想谈恋爱

①

我回头见君茹托着两碟炒菜，立在楼梯口。林天雨揪着我的耳朵，把我从振宇身旁拽走说：“躲开！别碍事！”

君茹把两碟子菜搁在桌上，转身就要走。林天雨拦住她说：“二哥等着你呢！”

严振宇淡淡的说：“谁等着她呢，我哪配跟人家平起平坐。现在是大学生了，天之骄子。别不知道自己行老几”。

君茹赌气要走，这时候林天雷跑出来，热情洋溢的说：“君茹姐姐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坐一会在走吧。我正好有道题不明白。”君茹够给他面子，一回身，满面春风的跟天雷进屋里去了。

她不一会儿，出来了，很自然的坐在严振宇身边，笑说：“天雨，听说你又考第一？”林天雨，直挠后脑勺，红着脸笑道：“别提了。也就年级第一。”

我接短儿说：“倒数的。”他气急败坏的把我按倒在桌子底下。

等我爬出来时，君茹姐姐正在替林天雨规划未来“好好努力！将来上了大学！出国留学！到那时就没人敢瞧不起你！”

林天雨无所谓的笑道：“我上大学？下辈子吧？”向屋里努嘴：“那书呆子，没准儿。”

“还能出国？去哪国？”我关心的问。

“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。天雯，你也要上学了，那可要用功读书！象你大哥，多好学！”瞟了林天雨一眼，说：“别跟他似的。整天就知道胡闹！”

林天雨委屈的说：“我又怎么了？”

“国外好玩吗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啦！家家有别墅，出门坐汽车，自己的院子里就有游泳池”。她就象描述仙境一样。

“能粘老贺吗？”

“天雯！天雯！来！跟我换啤酒”。林天雨拖着我就走。我使劲往后缩，不想跟他去。林天雨说“跟我走一趟，我拿不动！”

“你拿不动？我跟你去！”严振宇立起身。林天雨连忙说：

“算了！算了！我自己去！”临走横了我一眼。

“能粘老贺吗？”没人理我。

只好吃饭了。君茹的菜比我哥做的好吃多了，可我得扑在桌子上，抻长胳膊才能够着，他们两几乎同时捏住碟子沿儿，又都象触了电一样缩回手，吓得我也不敢动了，沉了会儿，还是严振宇端起两盘菜，搁在我面前。

我吃的正香，君茹突然问：“什么时候走？”音儿特细。

“明天”。声儿也不高，我竖起耳朵才能听见。

“明天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七点的火车”。

君茹扫了我一眼，压低了嗓音：“我送你”。

“快别！”严振宇说：“我懒得看你，耷拉个脸子，哭哭啼啼跟吊丧似的”。

君茹姐姐半天没出声儿。就听严振宇不耐烦的说：“哎！我说，你现在就摆出这个样儿来，早点吧？等我真的英勇就义，或者叫雷劈死，再哭也不迟！”

我抬头才看见君茹泪流满面，瞪着他，带着哭腔说：“严振宇，你怎么这样？只不过一句气话，你就这么不依不饶？”

振宇一裂嘴笑说：“得啦！我明天就走了，咱们别闹的不欢而散。君茹，来！”他端起酒盅：“恭喜你，考上大学！我祝你前程似锦、、好早日飞过太平洋。”一扬脖子干了。

“严振宇！我想过的好日子，有什么不对？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屋里，排队上公共厕所，凭票儿买衣服，吃饭都有定量，这种日子我过够了！”一句比一句调门高。

严振宇静静的听着，看一眼君茹，叹口气说：“没错！外国是好，听说美国老儿养条狗的花消，丁咱国家一个工人一月的工资还多。不过，它住的再阔，吃的再好，打扮的在再花哨，至多还是被链子拴着的一条狗！”我要笑，一见君茹嘴唇直哆嗦，又憋回去了。

君茹咬牙切齿的说：“好硬的嘴！就你有骨气，你看看你，不考大学，能有什么出路？一臭当兵的，还有什么出息！”咄的





这辈子就想谈恋爱

①

一声，君茹姐扑通伏在桌子上，就见严振宇跳起来，吼：“我就是臭当兵的?! 怎么啦? 我乐意! 你管我?!”他声嘶力竭的样子，把我吓傻了。

林天雷突然冲到君茹身边，一脸急切的慢慢扶她起来，君茹嘴边，淌着血，半边脸肿了。林天雷看了，眼里冒火，嘴里冒烟，狠瞪着严振宇，恨不能眼睛里射出利箭。

严振宇靠着栏杆，死死盯着前方，脸色白里透青，气喘吁吁，浑身哆嗦个不停。君茹用手背在嘴上狠狠一抹，突然立起身，走了。林天雷，目送她下楼，然后回屋，狠狠把门一摔。

严振宇一个激灵醒了似的，四下看了看，突然盯住我，我向后退一缩，打个冷战。他目光调开，看向别处，过了会，他又看过来，还向我招手，我那里敢动?

他叹口气，打身后摸出一只铅笔盒，向我递过来。我紧张的，不知道去接，他便把铅笔盒轻放在桌上，推到我近前。然后垂头丧气的走了。

3

严振宇走了，我就更盼着早一天上学。终于盼到这一天、、、我早早就跑到学校，大门还没开呢。我扒着门缝往里看，操场好大! 楼房真高! 大门里的一切都那么神秘，陌生，有那么大的想象空间。当我上完第一节课，我还没弄明白，上学就是这样、、、

“手背后，坐好! 看黑板! 让老师看看哪个同学坐的直!”

“那位同学，你! 就你! 你是不是叫林天雯! 坐好! 手背后”。

“林天雯坐正了!”

“林天雯，起立! 不会坐着，就站着!”

“林天雯! 站这还不老实! 不嫌害臊! 同学们，千万别跟她学!”

黑板上方写着八个大字,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。我就想坐的再直和这八个字有什么关系吗?书包塞满了书,斜挎在肩上,勒得我酸疼(后来林天雷告诉我那块肉学名叫斜方肌)走出校门,我回头看看这儿,想我什么时候才熬到头呀!

从此开始了我的“苦难历程”。挨批罚站,家常便饭。去办公室就象串门一样,偶尔也去教导处作客。他们总是说:“林天雨是你哥?你哥多懂事!那孩子稳当极了。学习还特别好!他这个妹妹怎么这样呢?淘的出圈儿了,别说女孩,教那么多年书,就是男孩,还真没见过象她这么淘的!”

我总是做出让老师惊讶的事来三天两头请家长:“这孩子打架不要命呀!四年级的男生!楞让她给打得鼻子淌血,家长都找到学校来了!”活该!谁让他招欠,踢我屁股!

“您的孩子!太出格了!我们真管不了!三令五申,别爬树,摔着可怎么办!我一眼没照顾到,学生们就喊老师快看!林天雯上树啦!我一看呐!你们孩子,正爬在树岔上呢。我现叫人搬梯子,把她抱下来的!”谁用你们抱,要不是你们叫我别动,我自己早就下来了。

“林天雯!跟你爸说!你自己说!上课干什么了!坐她前排那同学也没惹她,她把臭虫扔人家衣领里,上半截课,把那孩子吓得直哭,她还偷着乐,林天雯!你说你怎么这么坏!”希奇!希奇!真希奇!男孩也怕虫儿!

当时学校里高年级的男生都玩弹弓,他们射的是黄豆,毫无杀伤力。我跟他们不一样,我的弹弓是振宇做的,大号的,铁丝特粗,皮筋倍儿有劲儿,用汽车轱辘的滚珠做弹珠,足以打碎人的脑壳。

有次课上,老师在黑板上写字,让我倒背手坐的笔直,木头一样我可受不了。我从书箱掏出弹弓,搭上弹珠瞄这瞄那,最后瞄准黑板,我真没想松手,可珠子太滑,皮筋太紧,手又出汗,一个没捏住,射出去,啪的一声,喀嚓半块黑板开裂,老师跳开老远,同学们都楞了,我也傻了,但还知道把弹弓藏起来。

老师冲黑板发了半天傻,蓦地扭头,急眼了,吼道:“谁!”





这辈子就想谈恋爱

①

自己站起来！咱没事！如果被我查出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？是谁！？

我坐在最后一排，只有同位看见，我瞟着她。

“我数到三，再不站起来，我就叫同学揭发！——！”

全班同学你看我，我看你。

“二！”班里一片寂静。

“三！”老师就象要吃人。

“老师！”我的同位举手站起来，指着我不“林天雯射的！”我恨恨的瞪着她，好呀！小丫头片子！敢出卖我！

罚站挨批请家长还是老一套。爸爸领我回家，我以为又要小棍儿炖肉，没成想、、、

他喝令我：“脱了”。我乖乖脱掉上衣。“你！哪去？！”林天雨正要开溜，被爸爸一声断喝，吓得贴在门上不敢动。

“绳子！”林天雨从床底下，找出根尼龙绳，战战兢兢递给爸爸。他夺过绳来，把我双手捆了个结结实实，我家房顶是起脊的，屋里横亘着一道梁，他就把我吊在房梁上，皮带蘸凉水，这通抽。

挂着风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滋味够辣！我咬紧牙关，不喊。几鞭子下来，我实在挺不过，也只是啊的叫了一声。林天雨反倒鬼哭狼嚎惊动了全院子人。

门被拍得山响“老林！没有这么打孩子的！”“开门！老林！”

“林天雨！快开门！”老爸的皮带，一下比一下狠。林天雨要拔插销，被爸爸用皮带指住喝道：“你敢！”

一声尖啸，皮带抽在背上，我狠狠咬住嘴唇，“老林！开门！不能再打了！”撞门声“我是小周！快！天雨！别听你爸的！开门！天雨！快呀！”跺脚砸门。

皮带朝林天雨挥去，他的衬衣顿时渗出道血痕，他哆嗦着，拨开插销，院里的三老四少一窝蜂涌进来，抢走我爸手上的皮带，我被人解下来，爸爸气还不消，扬手，一巴掌抽的我眼前一黑，耳朵嗡的一阵响，他举手又要打，周老师一把抱住我，她接得

太紧,也没在意我背上的伤,疼得我实在熬不住,扯直嗓子喊声:
“妈——呀!妈——!”哇的大哭起来、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叫妈。周老师哭道:“师哥!师哥!你听见了吗!你就看在这孩子没妈的份儿上、、

我哭的声嘶力竭,哭到挤不出泪,只好干嚎,慕容蓉给我杯水,我抽噎着喝的一滴不剩,接着嚎,直到嗓子冒烟没劲再嚎才罢……后来我才知道,那块黑板花了我爸多半个月的工资,他老人家,带着我哥和我,老着脸皮到领导同事家,蹭了十几天的饭,中间还有几次断顿儿,才挺到再次发薪的那天。

伤还没好,在学校里,我挺直了腰坐着,不敢挨椅背,走路象小耗子溜着墙根,怕蹭着人。老师们都夸我大有进步。

上学前,不要说拼音,汉字我都会写了,小九九早就背得滚瓜烂熟,十以内的加减法,别人还得掰着脚指头算,我闭着眼就写答案!老师也开始表扬我了。

单元测验,我得了双百,班里唯一的双百。班主任在全班表扬了我。课下,把叫到办公室,递给我试卷,头一回对我笑:“林天雯!继续努力!咱可别当烂土豆不禁夸!”我低着头笑了:“那弹弓你自己做的?”

我摇头说:“我振宇哥哥给我做的”。

“林天雯!”她拉开抽屉,拿出我的弹弓问:“还想要吗?”我连连点头。

她扳起脸说:“想要?那得看你表现!期末考试还得双百,这个就给你!听清了?”

我乐开了花。

老师也笑了说:“管住自己!上课该怎么做!不用我再说了吧!去吧!”她的手轻抚着我的肩,我一哆嗦疼得呲牙裂嘴。班主任问:“怎么啦!”

我嘶嘶吸着凉气。她解开我的衣扣,把我转过去,背对她,慢慢撩起衣服,她轻轻叫了一声:“哎呀!谁打的?”我掉过身,低头看着鞋尖。“不行!我得请你爸爸来一趟!”

我吓慌了神儿。她捧着我的脸笑道:“别怕!我不会再让





你挨打！”

睡前，爸爸要给我上药，我爬在床上，凉森森的药棉花蘸着鞭痕，杀的我一阵阵冒冷汗，我攥紧拳头，爸爸忽然问：“疼吗？丫头？”我使劲甩头，咬牙说：“不疼。”

他说：“天雯。你得懂事，你爸没本事！你那两个哥哥……”他长长叹口气，说：“丫头，你以后就全得靠自己，不能这么二百五了，长大你就明白了，这世上，谁也指不上，就靠你自己，不管你以后还认不认我，我这都是为你好。”我爸很少跟我说这么多话，而且还那么有感情色彩，听着很不习惯，所以印象深刻，一直都记着。

4

我不会破戒打女生，我决不碰她一下！

下了体育课，同学们回到教室，我的同位，象往常一样，掏书包找下节课的书，一掀书包盖，劈了噗噜，蹦出十几只癞蛤蟆，还有一只跳到她头上，她尖叫声可以刺穿耳膜，扔了书包，从椅子上窜起来，连蹦带跳在原地转圈儿，蛤蟆们也跳，她也跳，别的学生胆小的哭，机灵的跑，也有胆大的站桌子上起哄、、老师把那倒霉丫头送回家，临放学，她才赶回来，叫住我“林天雯！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？”我摇头。

“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明天咱再谈！”她急匆匆又走了。

我走在回家路上，心里一直打鼓，向她坦白，承认错误？如果她告诉我爸，我不是又得挨打！

到家，我冲着书本发呆。林天雷正在闷头写作业，对！问他，他花招多多，看他怎么说。

“哥！我有个秘密，你可不许告诉别人，尤其咱爸！”

“秘密？说来听听”。他不停笔。

“我、、把蛤蟆放进同学书包里……”